

廖华歌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白鱼儿

Bai

Yu

Er

12

- 她就是那条奋不顾身的鱼
- 浮沉在茫茫的情海里
- 向哪里找寻爱的最后一丝尊严



长篇小说

爱的烟花飘落时，灵魂和肉身如何安放？

感人至深的姐妹情谊，复杂纠结的爱情迷宫，让她如何突围？

河南文艺出版社

廖华歌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白鱼儿

BAI

YU

ER



长篇小说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鱼儿/廖华歌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白… II.①廖…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27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印张 216.5
总字数 3173 000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目 录

001 第一章

此刻，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床里边，那儿空着，却有一种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缕淡淡的幽香缠绕在了他的指上，并很快地氤氲开来。立时，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身体便有了某种反映，满脑子里都是关于那个名叫白鱼儿的女子的音容笑貌。

010 第二章

她只觉得那么轻盈，那么迷幻，那么……怎么说呢？简直有些莫名其妙的神秘！她感到自己已身轻如燕，不，分明就是失去了一重量的一片树叶儿。她已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路，经过了几座山，几道河，几座森林，恍惚中，似已跨越了万水千山。

016 第三章

她的默许使他得到了鼓励，犹如一个在沙漠里干渴已久的人，突然见到了甘泉，他疯狂地痛饮着，直想把这泉水喝干。

026 第四章

看着肖先生走远了，白鱼儿还不解气，就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一只黄蚂蚁毫无来由地被困在这团唾沫里，它不停地挣扎着，试图想挣脱出来，可是不行，它的力量太微弱了，对于它，这团唾沫就是浩瀚的江海，它注定了只能被活活地淹死。果然，不一会儿，它就不动了。

044 第五章

她拉着他的手，他们一起并肩走着。多少年了，他从来都是走在她前边，她在后面紧追快赶还撵不上，他一次也未主动停下脚步来等等她，她一直困惑着，不知道自己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才可以走到他心里。

058 第六章

蒋玉菡已经喝了不少酒，有一种身心飘浮的感觉。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冷硬的冬夜

被巨大的热流一丝丝地融化了，融化成了一块清香四溢的液体蛋糕，晶亮柔软，光滑透明，朦胧神秘而富有弹性，似乎间或还隐约可闻欸乃荡动之音，在幽香温馨的舒适中，自己体内里的什么东西也发出一阵阵的碎裂声。

075 第七章

吴心竹好几次都想找白鱼儿问问，她是怎样报复冯天源的，她既让他给了自己掌管公司的权力，又使他成了一个废人。可事情已经过去了，重提总不好开口，再说即使问了，白鱼儿也不一定会告诉自己呢。吴心竹只有在暗夜里，无数次地陷入迷恋的猜测，这个谜对她来说，已注定是永远都无解的了。

093 第八章

夜向深处流去。离开袁树洲的房间，走在大街上，望着高远的苍穹和空中的一镜圆月，郑春迎哭了，她想，这天空这明月真的能够作证吗？眼前的月亮实在是太圆了太亮了，而满则溢，圆则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任谁和什么事儿都是无可逃逸的啊。

110 第九章

她想，这琴声倘是由另外一个人吹奏的话，那就足以重又为她提供了食物，水，光线，梦境，以及行走的方式。可惜，这琴声来自于他——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很快地，他和他的琴声就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124 第十章

白鱼儿神秘地消失了。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她了，只是大家议论起来时，都少不了疑问：那个叫白鱼儿的长得异常美丽的女子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第一章

棠溪镇的张道然镇长失眠了。

失眠的滋味儿真不好受，查数儿，想自己的肚脐，努力让大脑处于什么也不想的空白状态，让意识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所有听来的办法他都一一试过了，却一点儿效果也没有。事情就是这么怪，越是想睡着，就越是睡不着，越睡不着大脑越亢奋，越爱胡思乱想。此刻，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床里边，那儿空着，却有一种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缕淡淡的幽香缠绕在了他的指上，并很快地氤氲开来。立时，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身体便有了某种反应，满脑子里都是关于那个名叫白鱼儿的女子的音容笑貌，是他和她在一起做那种事儿时的甜美的回味。可是，欢乐的背面是悲伤。一件恼人的事不知不觉缠上了他：那就是，她怀孕了，问他怎么办。同时，他得知院里已经有人在悄悄议论此事了。这让他心神不宁，魂不守舍。

说起来，三十四岁的张道然，也算是经历过几个女人的，有的文化品位还不低，可却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她，无论是外貌、心灵和肉体。往往有不少女人虽然长得漂亮，却没有味道；而有的女人尚有些味道，却缺乏美感。只有她，白鱼儿，才是既漂亮又耐人寻味儿。她的美，完全是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天成，又有点空谷幽兰般的孤寂自傲。这种美，是经得起端详的。她不仅整体看上去美，就是将五官拆开了一个个去看，也同样美不胜收，每一件都是珍贵而难得的艺术品，仅就那一双湖水般清澈湿润的大眼睛，就足以让他醉卧其中。那是怎样令人心动的一张清清秀秀、粉白嫩红的脸儿啊，再

配上凸凹有致削肩细腰的苗条身材,真是天生丽质,是上帝独独赐予的完美!在她面前,所谓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类的对女性美貌的形容,就显得有些浅俗了。

可是——这么美丽的女子,曾经给他带来至高欢乐的女子,如今令他头疼不已。他该怎么办呢!

每每他搂抱着她,总觉得是在搂抱着女人中的精品。她那水一般的柔软,使他做起那事来自然就格外动情,那是一种身心痴醉、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从未有过的。不少时候,他甚至希望就这样一直飘下去,他和她一起追云逐月,直到死亡,那该有多好啊。他时常为她的温柔、体贴和懂事而感动。他想,看来那个算命先生还真有两下子,还在他小时候,一位双眼瞎的算命先生就算出他在三十岁左右要交一场不浅的桃花运,当时只做笑话儿听,没想到今日果真应验了。

那是两年前的夏天,那个夏天的雨水特别多。

张道然镇长陪着分管教育的齐副县长到岗东村中学检查教学及危房情况。很偶然地,他们在校院里见到了正在向教室走去的白鱼儿。仿佛电光石火般地猛一击,张镇长的眼睛骤然发亮,目光立时被她那清俊明洁的面庞给深深吸引了。他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才是最美的。禅宗所推崇的一个境界,就是“花未开月未圆”啊。毫无疑问,这是一朵芳心犹卷怯春寒的将开未全开的花儿啊,她的美就在于半含半开,若是全部开放了,反倒让人失去了一份对花开的美好向望,从而也就少去了一份切切的期盼。而且,全开的花虽美,却预示着即将败落,这是一种说不出的伤怜,而半开的花却呈现出生机无限的希望啊……他实在不敢相信在这么个地方,在他的“治下”,竟然还有长得如此水灵漂亮的女子,这该不是一个梦吧?他掐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很疼,当然不是梦。随着校长夏育林的招呼声,他才眨巴着眼睛和齐副县长一起走进了教研室。

许久许久之后,他的心还不能平静。虽是惊鸿一瞥,却在他的心灵深处烙上了清晰的印影。

不久,“十一”到了,镇里的几所中学都排了节目向镇领导汇报演出,岗

东村中学自然也不例外。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张镇长的目光更是紧紧地粘贴在了白鱼儿的脸上。那确实是一张生动美丽令人爱怜不已的脸啊,简直就是神话传说中那条美丽无比的美人鱼。光是这张脸,就能够把台上所有的节目比败。演出结束时,镇领导上台接见演员。张镇长紧紧握住白鱼儿温软的手,轻轻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白鱼儿。十六岁的白鱼儿忽闪着一双明净温润的大眼睛回答。

好,好极了。张镇长说着,压低了声音道: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

白鱼儿点了点头,向镇长微笑了一下,这一笑,张镇长的心头立刻荡起了涟漪,这涟漪一圈圈地扩大着,最后将他整个儿地覆盖了,他浑身一热,差一点儿站不稳脚步。

几个月后,白鱼儿真的有事找了张镇长。

那是因为宅基地的归属问题,她家与邻居周保山家发生了一场纠纷。周保山仗着自家人多势众,又跟村长是亲戚,一派蛮横,不仅抢占去了属于白鱼儿家的宅基地,打伤了白鱼儿的父母,还不给一分钱的医药费,扬言到哪里告状他都不怕。白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准备去镇政府说理,又担心镇领导会向着村长而不敢贸然行动。就在这时候,白鱼儿忽然想起了张镇长的那句话,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没跟家里人说,悄悄地给张镇长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说明了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信,寄走了,她的心却一直忐忑着,悬浮着,老也踏实不下来。要知道,张镇长就是棠溪镇的总理啊,他整天那么忙,有多少大事要处理,哪会顾得了她家这样的事呢?只怕自己写也是白写了吧?她不觉有些后悔,后悔不该写这封信,或许那是人家出于对演员的客气,随便说的一句话,自己怎么就当真了呢?

就在白鱼儿后悔不迭,恨自己不该轻易就给张镇长写信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村长陪着镇里的刘副镇长来岗东村了,说是代表张镇长专门来解决纠纷,看望白鱼儿父母的伤情的。通过走访和调查,他们狠狠批评了周保山,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将他强占的宅基地重又归还给了白家,同时还让他给白鱼儿的父母拿出一定数量的医药费。

真是天上掉下来馅饼,白家人做梦也不敢想事情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他们全家不仅出了窝在心中的气,还在村人面前有了面子,挺直了腰。白鱼儿父母含着眼泪,对那位刘副镇长感天谢地,就只差没给他跪下来了。

只有白鱼儿知道是她的信起了作用,张镇长果然说话算数儿,他竟然还记得她。她心里对张镇长充满了一腔由衷的感激之情,却仍旧没向父母及家人泄露她给他写信的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在她看来,写信的事儿是一个秘密,是属于她和他之间一个永远的秘密,尽管那是一封很普通的信。信的开头分明写着“尊敬的张镇长”……因为感动,所以在夜晚的枕边,白鱼儿总是默默地流着感念的泪水。她想,她一定要去见见张镇长,向他当面致谢,是他给了她家人天大的面子,给她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是她白家的恩人,她要永远牢记他的恩情。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她如愿找到了他。他很高兴她的到来,对她很客气也很热情。他将她领到他的住室,亲自为她倒茶削苹果。她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他哈哈笑着说区区小事儿,何足挂齿。他问了她一些学校里的情况,鼓励她好好学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他,他会尽力帮她的忙的。后来,她说她要走了,他们便都站了起来。他发现她的眼睛里有了一层蒙蒙的湿雾,便将一片纸巾递给她,轻轻地拉起了她的手,不住摩挲着,然后,很自然地将她拥入怀里。他吻了她的额头,又吻了她的眼睛。再后来,当他亲吻着她那花瓣般的嘴唇时,便浑身战栗着将她抱到了床上。这时,时间停止了,世界远去了,山川万物全都不存在了,空阔的天地之间只剩下了他们俩。仿佛是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举着,他酣畅淋漓地享受着极乐,飘然若仙般地向着自由的天国飞升,飞升……

开始时,白鱼儿毫无思想准备,也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儿。可面对他,他们白家的恩人,她又实在无法拒绝他,也就只好听凭着他了。说心里话,她对这位张镇长一点儿也不反感,她觉得他的衣着很干净得体,谈吐也很文雅,特别是对她显得细致又周到,她对他有一种说不清的依恋感。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以后有了张镇长撑腰,看谁还敢再欺负她家?

放心吧,我决不辜负你。望着床单上刚刚“盛开”的鲜血梅花,张镇长几乎有些盟誓般地对白鱼儿说。

她朝他点了一下头,然后无言地闭上了眼睛,任泪水无声地涌流着。

他替她擦去泪水,重又拥她入怀,用左手在她的肩头轻轻拍着,把抚慰洒了满屋。

这种事儿,有了第一次,以后也就顺理成章了。他和她,谁都深觉离不开对方了。

可是有一天,白鱼儿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起了某种明显的变化,先是一贯准时的月经不来了,接着感到浑身没有一点劲儿,总爱贪睡,慢慢地吃东西也没有了口味,光想吃酸的辣的,还少不了恶心呕吐。在一次事后,她忍不住将这情况告诉了张镇长,他听后不由大吃一惊,头立刻就大了,脸上的笑僵住了,眉头紧蹙,好一会儿不说话。后来,他让她赶紧去医院做尿检。她去了,尿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是怀孕!

这可咋办呢?她一脸惶恐地望着他,泪水“哗”地一下涌满了双目。

别急,让我好好想想,办法会有的。他故作镇静地说。其实,他内心里比她还要惶恐,这种事儿,弄不好将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他已明显感到镇政府大院里的不少人看他的目光有些异样,特别是王书记有一次还认真地提醒他要注意影响。他暗想,一定得想法摆脱出来,万不能让自己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切全都毁在这上边啊。

那……你什么时候能想出办法来?白鱼儿抽泣着,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

很快!真的很快。你先回去,这大院里已经有议论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想出办法后我会及时告诉你的。他抚着她的肩头,很平静而认真地说。同时心里,他暗暗做了决定。

她回到家里,度日如年,天天都在等着他的办法。可肚子里的胎儿却等不及了,她的腹部越来越隆起。不久,父母看出来。如遭雷击的父母又骂又打,非逼她说出来那个人是谁。很快地,老师也找她谈话了,要她将整个的事情经过说清楚。她沉默着,咬着牙,将苦水吞咽到肚里,始终不向任何人说一个字,独自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父母的打骂,老师的批评,同学们的鄙夷,夏校长的追问,邻居们的白眼……白鱼儿无法再上学了,也无法在家里待下去了,她几次去找张镇长,却都不见踪影,于是,便发疯了般一

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这些信也全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张镇长消失了,彻底从人间蒸发掉了,她再也无法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又不敢到处打听。回想起他说过的那些话,痛苦极了的白鱼儿时常神情恍惚,神经兮兮地又哭又笑,她父亲嫌丢人,就用鞭子抽她,赶她出家门。天地虽大,却无路可走,她绝望得曾几次上吊,又都被救了下来。

那年月,虽然计划生育也抓得紧,可真要想到医院里去堕胎,是必须要持有结婚证医生才肯给做的。她上哪儿去弄这种证件呢?托人找关系走门子这一层她不是没想过,可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在白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中,根本就找不出来这样一个人。当然了,最有能力来办这件事儿的人是张道然,对于他这个一镇之长来说,这算是个什么事儿呢?只要他动动嘴,一句话很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可他却不露面儿,她一直和他联系不上。她想不通他怎么能这样呢?他应该清楚怀孕对于一个女中学生、一个农村女子意味着什么,这种时候,他理应给她更多的关爱和力量,帮她尽快把事情处理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咋也找不到他,她想,他是否在有意躲着她呢?气极了的时候,她甚至想索性到镇政府大院里去大闹一场,把事情咋来咋去说明白,让他丢大人,受处分。既然他不让她好过,他自己也好过不成!可这念头只是想而已,她终究没有真的去做。

没办法,她只有背地里偷偷地吃那些从民间听来的单方,用跳绳、爬山这些剧烈的活动试图将胎儿打下来,可全都没有用。每每将自己折腾累了,她躺下来,双手会不由自主地放在腹部上,轻轻地一点点地抚摸着,那份天然的母爱又使她对肚子里的胎儿有些歉疚和于心不忍。她有时会默默地想,这胎儿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长得像她还是像张道然?依她的心思,若是男孩的话,最好能像张道然,若是女孩,那就要像她自己。当然,无论男孩女孩,要是全都取他们双方的优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才是最理想不过的呢。可等她猛地一个激灵,回到现实的处境中时,就又忍不住责骂起腹中的胎儿:都是你个小讨债鬼,把我害成这样,我哪一辈子欠下你了,你让我走到这天不收地不留的地步?你怎么就长得那么结实呢?是在使劲抓住我不放吗?快松开手吧,我求你了,你这样下去,是会要了我的命啊!她两手拍打着腹部,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虽然村里的人全都知道了白鱼儿怀孕的事儿,很看不起她,背后骂她怀了个野种,做下这种事有辱门风,是个勾引男人的坏女人。但当着白家人的面儿还没有谁明着把这话说出来。

对这件事反应最强烈的要数周保山了。那次宅基地的事件之后,他心里一直很窝火,也一直在暗下里琢磨着:按说,白鱼儿父母可都是本分老实人,从来不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也不敢轻易去镇政府告状,再说,就是告了也没人会听。她的弟妹们还小,根本就不可能插手这件事儿。他思来想去,觉得只有白鱼儿本人才最为可疑,就凭她长得那个好看样,还能不把镇干部迷住?恐怕这人还不是一般的干部吧?要不白家能有那么大的面子,惊动村长陪着刘副镇长亲自来岗东村?没听那刘副镇长还说是代表张镇长专门来解决纠纷、看望白鱼儿父母的?细品品,这话就很有些嚼头了哩!对,看来一定是她白鱼儿从中搞的鬼,让自己那次丢尽了颜面。哼,别以为她家那次占了上风就有多了不起,这不,机会来了,他要拿她怀孕这事儿在人多的场合故意玩白家的难看,把这口一直窝在心的气出出来!

一天,村人们都到东岭上摘分给自己家里的山芋肉。干活前,大家都坐在一起歇着说闲话。周保山突然喊住白鱼儿她爹,阴阳怪气地笑着大声说:嘿,我说长兴啊,你啥时候让大家吃喜糖哩?谁不知道你就要得外孙了,这可是个大喜事啊,咱先说开,你不能小气,光叫吃喜糖可不中,你得大请客,让咱村里的人都好酒好肉地饱吃一顿,为啥哩?就为你家添人见口了,还不得分去咱村里的一份地?你就快给大伙儿说说吧,你那外孙他爹是谁?一定是个大干部吧?往后咱全村人可都要跟着你们白家沾光了!就冲着你那大干部女婿,我到时候也要给你家递一份厚礼哩,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呀?

哄的一声,人们全都笑了。那笑声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直刺向白长兴的心。人就是要活一张脸,他这张脸已经不是脸了,连屁股都不如。就被别人狠狠地扇了耳刮子还难堪,他的脸由红变白再变青,真恨不得有个地缝能钻进去。

晚上回到家,白长兴铁青着脸,二话没说,拉起一根拴牛绳,就将白鱼儿捆起来吊在房梁上痛打。老实人一旦发起脾气来是很厉害很可怕的,他用

鞭绳蘸着凉水狠劲地抽打她，边抽边骂她不要脸，把白家几辈子的人都丢尽了，做下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儿，让他一家人的嘴全都坐到了屁股底下，往后在村人面前咋再抬起头来？她咋不去死哩，还有脸活着？他非逼她说出那个人是谁。

她母亲又气又心疼，在一旁边哭着数落她的不是，边劝她爹不要下手恁狠。

尽管白鱼儿疼痛难忍，她的心在流血，但她却咬紧牙关，任她爹抽打着什么也不说，一声也不求饶，只默默地在心里说：打吧，使劲打吧，把我打死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打了一阵儿，在她母亲的央求下，她爹才将她卸下来。仍在愤怒中的白长兴，几乎是吼喊着狠狠地扔给她几句话：老子给你一夜的时间，你明早上非得说出来那个浑蛋是谁，说出来，我去找他算账，他作下的孽就不能扔下不管。他哪怕是石头，我是鸡蛋，我也不怕他，要碰他个一身黄汤子！你要是还任死啥都不说，看我不活剥你的皮！

长这么大，白鱼儿从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没有这么狠地打过她。这一次，白鱼儿是彻底地绝望了。她深觉自己已被逼到了绝路上，再也没有任何活头了，多活一天都是罪过。她便拿定主意要一死了之，只有这样，才是她唯一的选择。

半夜里，趁着家人熟睡，她拖着疼痛的身子，悄悄起来梳了头发，穿好衣服，面朝父母住的东屋磕了三个头，然后踏着不很明亮的月光，向通天河走去。到了河边，她先是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儿，又骂了几句那个像乌龟般缩起头来再也没有了音信的负心人，最后双手捧着肚子，对腹中的那个胎儿说：孩子，别怪我狠心，这也是没有办法啊！我实在无能力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怨你托生得不是地方，还没长成人，就要去死了，我不忍心啊，可又救不了你。要恨，你就恨那个把我们俩都扔下不管的张道然吧，让他遭报应，不得好死！她喃喃地说着，又汹涌地流了一会儿眼泪，纵身跳入了滔滔河水中，本能地扑腾了几下，就昏迷过去了，任滚滚河水将她吞噬，卷向远方……

第二天早上,白鱼儿的屋里一直不见任何动静,她母亲还当她昨晚被打得狠了,疼痛得起不来床呢。谁知吃饭时进去一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却不见了人。家里人便慌了,急忙喊来亲戚帮着四处寻找。好几天过去了,所有该找的地方也都找遍了,只在河边找到一只她的鞋,哭得眼睛红肿的白鱼儿父母,便认定她已经死了。